



后谷歌时代 AI·未来

《后谷歌时代》



[美] 乔治·吉尔德 著 邹双译 现代出版社

谷歌用其惊人的“搜索和排序”能力吸引了整个世界。功能强大的搜索引擎,看似免费小应用,诸如视频、地图、电子邮箱等,让众多的用户对其欲罢不能。但一个没有价格竞争的体系必将扼杀创业精神,并将互联网变成广告的荒原。缺乏信任与安全是谷歌致命的弱点,且当前的计算机和网络体系无法解决这一危机。如果价值和不是信息技术体系结构的组成部分,那么这个体系结构必将被替换。基于广告收入和公民隐私安全利用的自由经济将让位给基于隐私和安全的系统。“密算体系”——区块链及其衍生产品的新架构——才是人类的未来之所在。长期由少数巨头把持的互联网面临着一场“大拆解”。这将分散计算机的力量和商业,并让整个经济和互联网的面貌焕然一新。

《正向管理》



[美] 马文·温斯伯德 桑德拉·杰诺夫 著 洪云 李杨惠子 译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正向管理》的作者,马文·温斯伯德,是一位拥有50多年经验的国际管理顾问,客户包括众多大型企业、非政府组织和非营利组织。而桑德拉·杰诺夫,则是一位咨询师和心理学家,曾帮助《财富》500强企业、小型企业、社区和非营利组织进行全系统改造。该书是马文·温斯伯德和桑德拉·杰诺夫50年来“运用非常规领导方式”的经验总结;让领导从控制员工到引导员工,实现正向管理。《正向管理》里提出了一套独一无二的观点,在原有的领导力技能基础上增加8项技能,这8项技能颠覆传统,打破惯例,让领导者轻松掌控小团队,获得更多的控制权。在减少对员工掌控的同时,引导员工,提高工作效率,激发团队主动性。

《自控力·实操篇》



[美] 凯利·麦格尼格尔 著 金磊译 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凯利·麦格尼格尔结合心理学、神经学、经济学的新成果,在斯坦福大学为专业人士和普通大众开设心理学课程,将《自控力科学》变成学生称之为“能够改变一生”的课程。基于该课程的《自控力》畅销300万册,读者想进一步学习;作为自控力研究专家的凯利·麦格尼格尔教授,她如何在生活中利用自控力的规律?《自控力·实操篇》应运而生,这是一本关于自控、动力、诱惑和情绪平衡的实践演练。本书如实地分享了作者自己所知、所用的一切。她充分利用自控力的规律,摆脱上瘾的惯性、快速排除干扰,实现高效工作、平衡生活、情绪管理。《自控力·实操篇》帮你重新定义“我要做”“我不要”“我想要”的事情,从而创造出你意想不到的改变。

《AI·未来》



李开复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现在已是未来,站在人类社会分岔路口的我们,究竟该如何抉择? 迎来“深度学习”这项重大技术突破后,人工智能已经从发明的年代步入了实干的年代。我们所处的时代,已经与过去完全不同。面对已经来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人工智能时代,我们必须要了解人工智能,跟上人工智能发展的脚步,这样才能不被时代淘汰。全球的人工智能巨头企业有哪几家,现在他们有什么贡献?未来他们又将如何改变世界?人工智能已经改变了世界前进的脚步,那么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如何区分?人工智能对社会的冲击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大规模冲击和社会的撕裂?在未来,个人、企业、政府究竟该如何协作,才能打造出繁荣的社会图景?《AI·未来》分析了人类与人工智能共存的蓝图。(晓阳)

本报记者 欧 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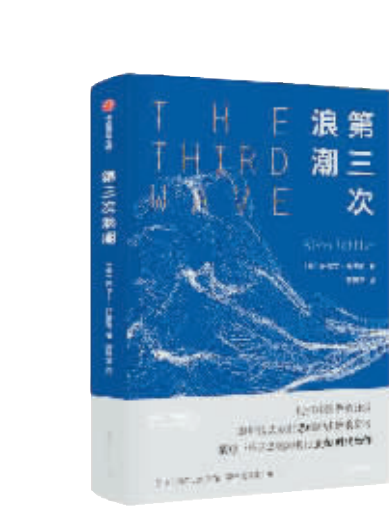
有媒体在张罗改革开放40年来阅读生活中有典型意义的40本书。回望改革开放,甚至更早的年代,大众的阅读生活始于何时呢?对于普罗大众来说,是在新中国改变众多的文盲族群之前吗?显然不是,《工人日报》创刊号所讲述的普通职工生活中,就有工余识字故事——不识字当然就说不上阅读。是《暴风骤雨》《金光大道》的时代吗?客观说,包括旧俄文学和苏联作品流行的时期在内,书籍的阅读是,也仅仅是少数人的好尚。后来,随着文盲的“扫除”,本来可以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阅读,但是,却因为风云动荡停滞了。象牙塔外的芸芸众生在很多年里体会不到自我意识,人们甚至不知道孤独,陌生情爱的那几代人所缺的是阅读吗?以今天的视野回望,实际上真正风和日丽的阅读生活,真正有自我意识、启蒙开智的大众阅读生活,不夸张地说,应该是始于改革开放以及紧随的上世纪80年代。

第一个十年:个人阅读开启

1978年8月11日,上海《文汇报》刊登了一篇名为《伤痕》的短篇小说,一时洛阳纸贵,年轻的卢新华也一夜成名。也是这篇短小的文学故事,开启了“伤痕文学”的大门。站在今日的台阶上,伤痕文学或许仅仅是痛苦的回忆——我们有理由质疑它缺失反思,在那个晨曦初露的时刻,人们也不太可能在自身意识里进行反省。然而,不是所有人都没有思考,朦胧诗一脉就充满着疑惑,北岛“不相信”,而顾城要用黑色的眼睛去寻找光明。这是上世纪80年代的纪事,是一个阅读初始的征兆;文学,作为那个时代需要有的生活观照出现在大众的阅读生活中。将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发表于1979年的《人民文学》,之后随着改编成电影而声誉日盛,改变(改革)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文学杂志无疑是彼时阅读生活的重镇,也是大众阅读萌发的功臣。之后,“大众阅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男读武侠,女读言情。金庸、古龙的武侠,琼瑶、亦舒的言情,在喧嚣的“主流声音”排斥中盛行一时。《撒哈拉的故事》带来了三毛,不仅是她的域外视野,还有她的域外生活,以及附带的,对国人来说未曾体验过的生活观念,打动了一代青年人。

阅读是孤独的,但它会让我们远离孤寂,就这样,我们走过了40年……

回望40年来相伴我们的阅读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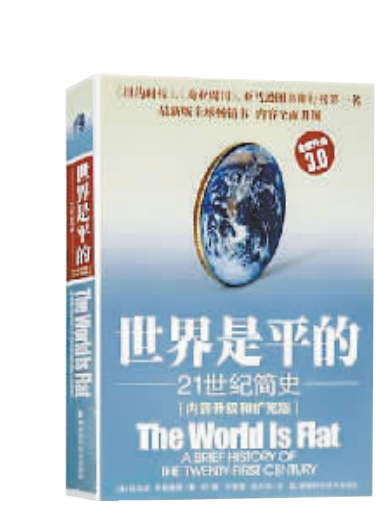


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迎合当时趣味的汪国真一度炙手可热,与此同时,美学热兴起,更吊诡的是,存在主义在汉译书籍稀少的情况下莫名其妙的兴旺起来,萨特的小説、尼采的“如是说”,包括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无厘头地成为流行“饰品”,“他人即是地狱”成为哲学行当以外人士的深刻“格言”,人们在说说话,罪过当然是佛洛伊德胡说八道的《梦的解析》……

在那个“爱好文学”近乎有学问且高雅的年代,没有纯文学与流行文学的分野,全国人民可能会都在捧读同一本书,比如《平凡的世界》。在市民阅读的另一面,大学这个象牙塔中的莘莘学子们,还记得“走向未来丛书吗”?还记得《第三次浪潮》带来的震撼冲击吗?那段时光,阅读可以说是“单向”的,但那是一个激情洋溢、情爱复苏、憧憬未来的时代,是我们因知识的饥渴而阅读的年代,是我们因对文明的想往而阅读的年代。那是永远的80年代。

第二个十年:非严肃阅读兴起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兴起先锋文学,比如影响一大批年轻作者的先锋派大佬马原,到上世纪90年代成为部分人的时尚符号,这个十年,张爱玲、林语堂或者还有梁秋秋的生活叙事进入阅读者的视野,当然还有王小波独特审视下的书写。



1993年,贾平凹的《废都》给文化界和大众带来了震动,评论家眼中深刻的文字成了世俗草根的情色景观。客观说,这是一幅奇怪的阅读图景,专家所指的是人文精神崩塌,而大众热衷的却是“此处删去××字”的色情幻想。而陈忠实的《白鹿原》更是如黄钟大吕,带来的岂止是震撼——它几乎就是一座丰碑。

与此同时,上个十年就已经面世的非正版《百年孤独》,终于闪现出了耀眼的光芒;不仅是影响读者,而且旧俄文学的号召力被一击而溃,作家们“魔幻”起来,如莫言。跟随这些“别处的风景”,不同趣味的阅读也逐渐呈现出来,书籍成了精致而受欢迎的消费品,此时,文化消费品作者余秋雨大行于世,汪国真的诗沉寂了,海子在离开我们后,“劈柴放马”的生活向往跟着淡漠了。《文化苦旅》用历史的碎片编织着作者的感悟,招揽了一大批中学生和理工科大学生追随。与此同时的是市民化书写和通俗的审美趣味开始掀起波澜,并影响了商业化的出版业走向,跟大众文化趣味合拍的池莉“仿真”是个传奇,而小说的影视改编使海岩、二月河等崭露头角,接着是名人传记行销,赵忠祥、吴士宏等成为时代偶像。至上世纪90年代末,实用管理类书籍风行,《谁动了我的奶酪》《穷爸爸,富爸爸》名噪一时。商业化运作冒出苗头,如《学习的革命》。上世纪90年代的阅读很难找到主流,这无疑是

该不该背诵是个问题

冷荞麦

不知道是因为新学期新气象,还是诗歌大赛搅动的涟漪,又或者是二者共振的效果,应该是有不少家长(教师)鼓捣着学童操练背诵技术,像背诗、背诵美文什么的,结果引来了名家、达人的良心动诫,有性子急的就明确呼吁:千万不能强迫孩子背诗(文),强迫只会让小脑袋烦闷,进而还可能带来厌恶“读书”的反面效果。

关于这档子事儿,连我敬重的思想家秋而先生也觉得这是是个问题,今年以来就多次在“站台”时专门指出此种做法(背诵)不可取,呼吁年轻人别浪费时间整这种事:“如果你把年轻的生命都在古诗词里耗掉了,我觉得那就太可惜了。”

看来背诵诗文还真就有点“流行”景象了。关于背诵的事儿,客观说,正反两方面的说法真要论起来,貌似都很的道理,我们不妨先复习一下截然相反的两点观点。

先说支持者观点。少年儿童记忆力强,就着“博闻强记”的好时光,抓紧时间多多记忆优秀作品是上策,既可以朴素地感悟美好,又能够在日后从记忆仓库里翻出细品、玩味。现实中笔者就有朋友对曾经的“枯燥记忆”很有感触,或曰“那种回味和深入骨髓的熟悉”真的是很不一样,受益无穷。即便没有这种背诵的迷恋性情,语言、文词层面的获得,据说也是囫圇吞枣疏于背诵之草难以比拟的——就算不能出口成章,优雅的诗文、词句张口就来应该是可以有的。甚至还有修养、素质之类的功效云云。

接着看反对者的意见,既然秋而先生这样的大学问家都觉得很浪费时间,显然就不会是信口

之词。实际上,倘若您没有张松那样的脑瓜子,背诵确实不仅耗费时日——您背三两页诗文的时间别人已然阅读了无数本书,这还没算劳神费心背诵或者会残留的疲惫。所谓让小孩童心生烦郁更是多有现实影响,而且,以一般观察来看,即使没有被迫背诵,沉迷于记忆的人似乎会忽略思考、诤难的精神气,钱钟书老师被指责“欠缺思想”很可能就是因为如此。更有因“厌烦”的心理影响,自觉加入不读书队伍的个体……由此而言,强迫背诵(或者自觉背诵)有点不像是好事儿。

以上两种说法,如果要从思辨的逻辑层面来证伪,显然就太复杂了,无学我辈也难以胜任。不过就国人习惯的感官直觉而言,好像也不容易分辨出正误。像王静安和梁任公类大师,估计都是游晃于私塾经年的角色,也就是说必然是背诵加身的徒儿,或许是背诵高手也未可知,由这些人后来所成推之,似乎背诵不是坏事儿,或者就是好事也不一定。可想到众多的背诵秀才散落乡野,能有个教书先生的职位已然不错,吃了上顿琢磨下顿的无业秀才更是不乏其人。嗯,还真是不好将背诵作为学习生涯好坏的论据。

可惜俺找不到科学研究的数据,否则,或还可以对背与不背的优劣有所知晓。也许这种问题本身就是问题,所以人家科学家才不好意思把研究结果公布出来。之所以想象科学家有所研究,是因为洋人的较真深思,实际上文化主流不支持背诵文辞的洋人也有肯定背诵行为的,像博纳科夫,按他的体会,小说的阅读必须反复重读才可以称之为“读”,甚至要熟悉得连文字之外附带出的“幻觉”都要了然于心,更别说文字本身所叙述的内容了。这不就是背诵么?博纳科夫甚至拿出福楼拜来证明自己的“背诵”学问,他例举福楼拜在教诲他情姐的一封信里说:谁要

能熟读五六本书,就可称为大学问家了。这么看来,说“浪费时间”的大思想家有点独断了——阅读显然不是以阅读书卷的多少可以判断高下的。那么,到底该不该背诵呢?反对背书——幼时上学每每被滞留教室——的俺以为,背不背书其实不是问题,问题是学问家们怎么会把这个事儿变成了问题。严格来说,如余秋雨类大学问家的教诲,至多就是个人体验——鄙人确实不敢相信这些人研究过此类问题,况且又不是科学家、心理学家什么的。实际上诗文的背诵总是个人的,也就是说,喜不喜欢都是个人体验,强迫确实不好,但,是不是真有“恶果”其实也是因人而异,撇开“早熟”背诵有成的少年儿童会得到成年人夸赞这种心理欢悦的良好效应,精熟于书本经典(诗文)在日后的生活中必然是会有所得的。事实上,我们应该引以注意的是,如何做到更多地理解所背诗文,尽力杜绝机械的记忆,至于背诵活动本身,完全是个人的事儿,就像所谓的高考状元,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招数,谁要是被谋财的“状元经验”迷惑,去机械模仿,那才是大问题,背诵诗文何尝不是如此,哪有什么劳什子好坏,居然还一般化地鼓噪“浪费生命”,有点聒人听闻了。



闲读偶记

下,引燃灯油,随即又像影子一样消失。”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写作者,其实就是一个点灯的人,他用文字守望望着终极信念,在暗夜夜里为人们点燃灯光,照亮人们前行的路。史铁生是一个文学信徒,在当下这样一个喧嚣浮躁、急功近利、商业炒作的文坛,他依然服从内心的信仰,从未偏离过对个体真实的坚守,他把文学创作当作一种高贵的信仰,当作精神家园的一种信念:“写作不过是为心魂寻一条活路,要在汪洋中找到一条船。文学或有其更为高深广大的使命,值得仰望。当白昼的一切明智与迷障都消散了以后,黑夜要你用另一种眼睛看这世界。这是对白昼表示怀疑而对黑夜秉有期盼的眼睛,这样的写作或这样的眼睛,不看重成品,看重的是受造之中的那缕游魂,看重那游魂之种种可能的去向,看重那徘徊所携带的消息。写作的零度即生命的起点,写作由之出发的地方即生命之固有的阴暗,写作之最终的寻求即灵魂之最初的眺望。”孤独是写作者的宿命,世界上所有伟大的作家,几乎同时也是一位孤独者,所以桂冠诗人聂鲁达说:“孤独培养不出写作的意愿,它硬得像监狱的墙壁,即使你拼命尖叫嚎哭,让自己一头撞死,也不会有人理会。”在《记忆之书》里,奥斯特对“写作的孤独”做了一番精辟评论:“每一本书都是一幅孤独的图景。它是一件有形物,人们可以拿起,放下,打开,合拢。书中的词语代表一个人好几个月或者好多年的孤独,所以当人们读着书里的每个词时,人们可以对自己说,他正面对着孤独的一小部分。一个人独自坐在一间房内写作。无论这本书写的是孤独还是陪伴,它一定是孤独的产物。”钱理群认为:“你选择‘思想者’的道路,也就选择了孤独,永远与‘丰富的痛苦’相伴,就将是你的宿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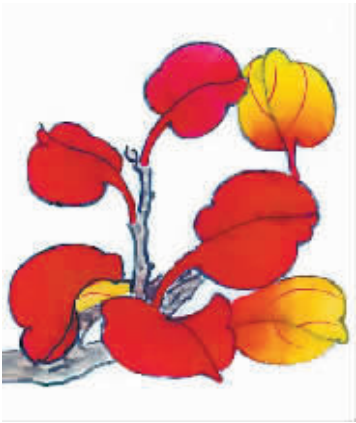
多元化情趣的预演。

第三个十年:“职场手册”渗入阅读

新千年,全然架空历史的神演绎泛滥于世,几近成为流行文化的主体。而在阴影里,《孙子兵法》成为商人利器,曾经的“爱好文学”早已逝去,功利阅读步入街巷,此类现象还有职场之外的自我健康关注,养生类书籍热卖,真不知有多少不读书的人凭着一时的冲动买下《求医不如求己》。商业化此时已主导出版业,企业家的传记广为流行,随着中国全方位的进入世界大家庭,中国和世界关系的解释和探讨渐次走出“狭窄”的本土,《世界是平的》,取代了宣泄性的《中国可以说不》。此时,职场相关的作品更为坦然直接,《细节决定成败》广为流传,《人性的弱点》也如兵法一般被白领挑灯夜读。为了在竞争中胜出,关联谋略、手段的阅读成为巨幅风景,老古董《厚黑学》再次被商家翻新出炉,喧嚣多时。据说,连《明朝那些事儿》也被很多人归类到职场宝典。80后的韩寒、郭敬明等成为新世纪的文化现象,更科学的说,应该是商业现象,是专家们“不齿”的阅读,同样被“不齿”的还有读者队伍日渐庞大的网络文学,痞子蔡和安妮宝贝等人迅速走红;心理体验击垮了对社会的现实描写。

第四个十年:阅读的多元化

2010年代随着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逐渐被世界认可,2015年刘慈欣凭借《三体》,斩获雨果奖,而曹文轩也成为安徒生奖得主。另一方面,张炜耗时22年著成的《你在高原》引起了文坛震动,尽管有麦家的《解密》《暗算》《风声》等影视助力的力作,然而严肃文学却在更为公众的阅读群体后面有些落寞,IP标识的流量队伍骤然崛起,《琅琊榜》《盗墓笔记》等网络作品风起云涌,修仙、玄幻之属不仅在读者中广有拥趸,甚至在影视商业化的大潮中呼风唤雨。在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阅读多元化已成不争的事实,有喜欢东野圭吾的,也有热捧《渡渡人》的,甚至有人研读《亲爱的提奥》这本“疯子”画家给弟弟提奥的书信,而《天才之为责任》这本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传记也成为媒体排榜的常客……《给理想一点时间》吧,阅读是孤独的,但它会让我们远离孤寂,我们就这样走过了40年……



《滚烫的岁月》出版

本报讯(记者苏墨)近日,中国文联出版社推出作家、学者乔盛在24岁写的长篇小说《滚烫的岁月》。这部长篇小说写于1980年至1981年,至今手稿在作者书架存放了37年。小说采用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大跨度、全景式的结构形式,讲述了西部地区北原县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初30年的社会变化,时代变迁。通过对复员军人李明先和妻子贺秀丽、儿子李田林与刘彩云、白雪梅辗转奔波于城乡之间的生活,以及爱情故事的描写,对“人民公社”时代进行客观公正的解析。如何安置复员军人?如何看待城乡差别?如何处理爱情、婚姻、家庭、社会之间的关系?如何端正国家机关干部工作作风?如何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如何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如何解决选用人才机制问题?……是《滚烫的岁月》展现给读者多方面的思考。

煤矿文学乌金奖在京颁奖

本报讯(记者欧阳)10月10日,第七届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颁奖会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由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煤矿文联、中国煤矿文化宣传基金会共同主办的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是全国煤炭行业文学领域的最高奖项,每5年一届,自1984年创办至今已连续举办了七届。本次乌金奖获奖作品共32部(篇),其中包括:长篇小说《风起毛乌素》等5部、《兰成走了》等5部中篇、《别问我是谁》等5部短篇,以及散文集《我的故乡雨雪初霁》、诗集《秘密之城》等各5部。煤矿文学乌金奖创立30多年来,对繁荣煤矿文学创作,培养煤矿艺术人才,推出煤矿文学精品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对煤矿职工的文学创作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激励着无数煤矿职工(作者)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并写出了不少有全国性影响的作品。目前煤矿作协会员近1000人,一大批煤矿文学爱好者活跃在各个矿区,对建设矿工精神家园、繁荣煤矿文化艺术事业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陈建功和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党委书记梁嘉琨出席了此次乌金奖颁奖会。